



宋志永爱心小分队背上喷雾器做起灾民安置点的消毒防疫工作 闫军摄

“十三义士” 要将大爱进行到底

■他们曾因在年初自发奔赴湖南郴州,支援当地抗击冰雪灾害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唐山“十三义士”

■5月12日,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,“十三义士”再次紧急驰援灾区
■一个月以后,“十三义士”又将帮助300名灾区小学生到唐山求学



宋志永为地震灾民搭建帐篷。 闫军摄

地震发生当晚就急着往灾区赶

■ 宋志永:那天我在北京,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,当时没觉得什么。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消息。一看就发生这么大的灾情,当天我就决定了要去,就开始收拾东西。

■ 宋志永:你说农村的经济条件能好吗?有4个人现在还欠着外债呢?
■ 宋志永:想都没想?你想太多啊。我们得赶紧过去做点事啊。第一天,为啥没带小分队,我自己先来呢?一是四川这头的具体情况不清楚,二是特别危险,所以我先去把事情了解、落实一下。走之前,我也通知了我的爱心小分队,让他们十几个弟兄,联系上一些爱心人士,先在本地做一次爱心赈灾活动,征集一些灾区需要的物资,他们去的时候好一块带去。我7点钟忙这事,联系好了,8点半我就从老家玉田,打了辆车去了北京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唐山的市委书记曾经希望我们这个爱心小分队正式建立起来,将来可以更多地做一些公益事业,也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。可是直到我们来四川,爱心小分队还没有正式地建立起来。

■ 宋志永:对。我们唐山的小分队从年初雪灾开始,是不是已经回來了?
■ 宋志永:对。我们唐山的小分队从年初雪灾开始,是不是已经回來了?
■ 宋志永:对。我们唐山的小分队从年初雪灾开始,是不是已经回來了?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唐山的市委书记曾经希望我们这个爱心小分队正式建立起来,将来可以更多地做一些公益事业,也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。可是直到我们来四川,爱心小分队还没有正式地建立起来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3岁。虽然没印象,但对大地震的理解非常深的。通过家长,通过唐山地震纪念馆、纪念馆的介绍,认识是非常深的。

■ 宋志永:除了我作了一段时间的报告,其他人就做什么事情呗,干农活什么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一回头就是感动 往前走是震撼

「救援狂人」陈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坦言



“救援狂人”也有累的时候 李伟文摄

大爱,我们中国人原本就有

■ 宋志永:那天我在北京,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,当时没觉得什么。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消息。一看就发生这么大的灾情,当天我就决定了要去,就开始收拾东西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救援现场看到并知道你的,当时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

■ 陈岩:往前走是震撼,一回头就是感动。救援的时候,你是看着前面的,前面要么是残垣断壁,要么是被压在废墟下的孩子。非常非常危险。那算不算一种震撼?可是当你回头的时候,当你看到家长们的眼神,无助、绝望、期待,你能不感动吗?

■ 陈岩:对。去了受灾最重的武汉安乡县。

■ 陈岩:是这样。我知道他。但我是陈岩。我不是他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都是我指挥啊。当时有三个单位在那里参与战斗。中国国家救援队、广州武警边防七支队、四川乐山消防中队。三个队伍协调作战。

■ 陈岩:我们主要是从半塌的那栋楼救出人来的。救援的难度很大。

■ 陈岩:对。去了受灾最重的武汉安乡县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■ 陈岩:是。是啊,我去了一看,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拿了方案出来,告诉他们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倒,倒下来可能大概要多长时间,我们从里面逃出来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

[记者手记]

当品质变成本能

汶川大地震后,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赶赴灾区参与救援,形成了一道震撼人心的感人景观。有媒体把今年说成了中国的“志愿者元年”,无不道理。媒体关于志愿者的报道很多,很多有个性有故事的志愿者浮出水面。来自成都的陈岩,来自唐山的以宋志永为首的由13个农民组成的“爱心小分队”给人的印象最深。

之前,记者没有接触过志愿者,对他们的甘苦、心路缺乏直接的了解。这次和陈岩、宋志永的两通电话,或者简单地说,就是和两位的联系过程,也不由得让人对他们心生敬佩。

记者在6月12日下午分别电话联系到宋志永和陈岩。宋志永当时在唐山,他说他晚上会飞回成都,让我晚上9点钟联系他。陈岩下午4点半的时候正在从北京赶往安县的路上,他说他要去县里协调一下志愿者的工作,等晚上回到成都后,大概7点多钟会和我联系。而实际上,两个采访都因为他们志愿工作的忙碌而推迟了。记者采访陈岩时,已经接近13日凌晨。当时他正在回成都的高速公路上,和他一起回成都的还有北京志愿者开的两辆车。陈岩已经一天没吃饭,而他回成都后还是不能休息,因为中组部组织局、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正等着他,所以他干脆一边开车一边采访吧。这次采访因为讯号中断的缘故只进行了15分钟,而时间却跨越了“两天”。而宋志永也因为一到成都就为灾区孩子赴唐山读书而忙碌,一直到接近13日凌晨1点才空下时间接受采访。

宋志永和陈岩都是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,到灾区救人几乎成了他们不假思索的本能。这种后天形成的本能其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,当品质变成本能,并遵循着这种本能去爱去奉献的时候,拥有这种本能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所敬佩的英雄。他们很自然地就感动了我们。

两个采访让记者心绪波动,同时也让记者心怀敬意。在这么晚还打扰他们,似乎违背了记者的“新闻伦理”。

提到志愿者

记者首先想到的是陈岩。电视画面上,在一群身着橙色队服的专业救援人员中,身穿便装的陈岩格外引人注目。他是从废墟中救出学生最多的志愿者,他是救援能力最强的志愿者,在东莞中学救援现场,他不仅是编外的国家救援队队员,他还是三支救援队的实际指挥者和协调人。他先后从废墟里救出20多个孩子,被誉为“救援狂人”。

和他对话,应该能聊出很多信息。很遗憾对话只进行了15分钟,在6月13日凌晨前后的15分钟里,在高速路上驾车往成都赶的陈岩回答了柒周刊的提问。因为开着车的缘故,电话里的杂音很大,他们都说把孩子交给我们他们放心,而且此事由官方来做环节上太麻烦,所以我们就以爱心小分队的名义来做这个事情。

■ 宋志永:学校会为300个孩子根据年龄大小单独编几个班,新聘20个左右的老师。费用是这样的,孩子的学费、住宿费由学校承担;老师的工资、孩子的生活费,主要是吃饭,由我们爱心小分队负责。

■ 宋志永:对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往前走是震撼,一回头就是感动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■ 宋志永:没有。我们就是10多个农民自发组织的,也没有具体章程,没具体管理,也没做到这种程度。

快报记者 倪宁宁